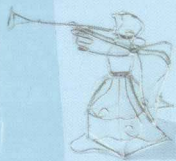




时光不会回头，所以回到过去永远是虚妄的谎言。
只是，有些事被烙刻在记忆里，任凭风吹日晒也不可被磨灭。



逆

Backlight

光

世界尽头的雨水和我们的十六岁
水格 著

水格·著 逆光 Backlight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逆光/水格著. —北京:新世界出版社, 2010. 11

ISBN 978-7-5104-1302-5

I. ①逆… II. ①水…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191221 号

逆 光

作 者: 水 格

责任编辑: 熊文霞

责任印制: 李一鸣 黄厚清

出版发行: 新世界出版社

社 址: 北京西城区百万庄大街 24 号(100037)

发 行 部: (010)6899 5968 (010)6899 8733(传真)

总 编 室: (010)6899 5424 (010)6832 6679(传真)

<http://www.nwp.cn>

<http://www.newworld-press.com>

版 权 部: +8610 6899 6306

版权部电子信箱: frank@nwp.com.cn

印 刷: 宁波大港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890×1240 1/32

字 数: 125 千字 印张: 8.75

版 次: 2010 年 11 月第 1 版 2010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04-1302-5

定 价: 24.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凡购本社图书, 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等印装错误, 可随时退换。

客服电话: (010)6899 8638

[再版序言]

逆光飞行

这本叫做《逆光》的书，翻译成英文，为“back to the light”。

非常喜欢这样的感觉。

写作《逆光》，似乎完全是一场意外的旅行。大约在 2006 年的盛夏，写完了《青耳》之后我觉得自己耗尽了所有的能量，并且需要很长的一段时间去休息与调整了。可是，有一个男孩的形象在初秋第一股寒凉空气由北吹来的时候，凛然地出现在我的面前。抿着唇，双眼流露出明亮悲伤的光芒。

我不自知地重新拾起了本已丢在地上的笔。

开始了新的纸上旅行。

不再是以往的写作，如同一辆长长的火车穿越平原上的黑夜，朝着前方未知的漆黑一路挺进，而是从地面上裹挟着巨大的轰鸣冲上了夜空。

一定要是有星星的夜晚。

如果这个时候，你站在大地上，抬起头，朝天空仰望，那么，你就会看到闪烁着夜航灯的飞机擦着云壁飞向了远方。

这种奇妙的飞行俘获了我。

同时也经历了最为凄惨的修改过程。

第一稿结束在小年夜。

窗外是不断升上天空的焰火。

我一个人下楼去快餐店吃完东西，回到家里，站在阳台的窗前看外面不断被擦亮的天空。

第二稿结束在四月份。

写完之后我去了乡下，在摩托车上接到编辑发来的短信，说修改之后的感觉非常好。可是……满世界都是春天跟青草的气息，我用力地呼吸着，尽管我知道，返城的第一件事就是要重新打开笔记本。

第三稿写完的时候，我累得趴在电脑上睡着了。

第四稿在夏天的时候结束。而编辑已经开始排版了。在听说我又改了一稿之后，她开始吐血。并且在电话里咆哮着，啊啊啊，我已经校对过了，你怎么又改了一次呀。

我#·¥%……

首版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取得了意料之外的成功，首印在三个月内即告售罄。同时也因为这本书，结识了很多新的朋友。

跟这本书连接着的些微细节，都是小小的愉悦，像是一枚枚勋章别在了记忆里：我依旧清晰地记得，去出版社取样书的那天，我和才哥在烤翅店被

四只变态辣辣到把两颗脑袋摇成了拨浪鼓；某个秋天的下午，和编辑在星巴克的门前喝咖啡，讨论这本书的设计形态……

如今它有了第二次面世的机会，并且以更加华丽的设计，脱离我的双手飞往更广阔的世界。与首版相比，我特意为这一版写了一个番外。

如果你喜欢的话……

如果你还没有忘记……

如果你还心心念念着我们的十六岁……

如果你还记得青耳那座城市，记得小堂的话……

如果你很幸运地在某个书架上遇见它……

那么，作为它在这个世界上曾经最为亲密的人，我希望你能善待它，将它带回家。

我保证，在《逆光》里，你会遇到那样一个男孩，常常抿着嘴，在外人看来，酷得不可一世，可是，没有人知道，在他转身以后，独自面对全部的世界时，也会黯然落泪；你还会看到一个女孩，在遇到巨大的不幸和灾难之后，还能朝着阴霾的云层露出温暖好看的笑容。从他们身上散发出的光芒足够点亮整个世界的黑暗。

我喜欢他们。

你呢？

水格

世界尽头的雨水和我们的十六岁

逆光飞行(再版序言)/1

第一回/ 1

第二回/ 29

第三回/ 55

第四回/ 80

第五回/ 105

第六回/ 128

第七回/ 149

第八回/ 167

第九回/ 199

第十回/ 220

还要过多久,我们才能停止悲伤(《逆光》番外)/ 240

我把流光辜负了(后记)/ 256

第一回

[一]

白昼渐渐变短。

变得在早上五点起床上学时天还没有亮透。

几线星光贴着清冷的天空消失在云朵的后面。

响过了几次雷声，下过了几次暴雨，刮过了几次大风，夏天也就渐渐地走远了。

渐渐消失的温度，以及灼热的光线。

宽阔的柏油马路上再也不见了洒水车。

最后一场暴雨过后，整个青耳城像是漂浮在水上的一座城市，安静而透明。

因为日光的稀薄和温度的降低，穿短袖去学校的学生，会冷起一身鸡皮疙瘩。

然后一边坐在阳光下刷刷地写着卷子，一边皱着眉头看着窗外落了一地的树叶，叹了口气，夏天怎么就走远了昵？

“还真是作孽啊。”母亲朝正在胡乱地咬着面包的陈锦念招了招手，“你快过来看看，你上学路过的那所职专出事了，有个学生被捅刀子了。”

“都上电视了？”陈锦念叼着面包快步走过来。

“可不是，你说这孩子他妈得多伤心。”电视画面从被捅刀子的男生面前快速闪过，“所以就算当初要花一点赞助费把你送到青耳中学也是件好事，至少你们学校的学生不会这么没素质，在大街上跟人打群架，要是有一天，你出了点什么事，我可真受不了。”画面切换到终年板着一张脸的女主持人身上，“昨晚五点左右，记者再次联系到受伤学生的家属，他告诉记者，受害学生谢某还在医院接受治疗，警方仍未查出凶手是谁……”

“呃，现在仔细看看，他还蛮好看的哦。”

“你这说的是什么话？”母亲的口气陡然起疑，“你不会认识他吧？”

“不认识。”斩钉截铁地否定。

松了一口气的母亲继续喝起了牛奶：“啧啧，真是作孽啊。”

“妈，我走了。”

母亲捧着碗回头嘱咐着拎起书包的陈锦念：“在外面，你可得离那些不良少年远点。”

“好了好了。”陈锦念笑笑，“我上学要迟到了。”

“啪”的一声关上了门。

像是想用力地逃脱什么可怕的境地，陈锦念重重地舒了口气。

——如果按电视新闻所说，是职专二年级的学生，那么应该是长自己一岁的吧。

——看上去，的确还算蛮帅的。

——呐，保佑他平安吧。要不然的话，陈锦念真不知道那个被埋在肚子里的秘密要怎么办才好。

——能烂在肚子里就烂在肚子里吧。

[二]

做完值日的时候，就连黄昏的光线也弱了下去。偌大的操场就像是放空了水的蓄水池。空空荡荡，连一个人影也没有。静得即使一根羽毛落在操场上的声音都清晰可辨。

跟好友秦斯在学校门口告别后，陈锦念需要穿过一条狭长的胡同到对面的马路上去搭电车。

黎朵朵跟三个平日里比较要好的女生迎面走过来时，陈锦念紧了紧肩上的书包，换上了一脸讶然的表情：“你们怎么在这里啊？”

这话像是说给了空气，被巨大的沉默稀释在黄昏的光线里。

黎朵朵她们像是事先排练好了一样把陈锦念前后左右围了个水泄不通。而站在正对面的黎朵朵杀气十足的表情着实吓到了陈锦念。

“这里正是胡同最隐秘的中间地带，人迹稀少，天色又逐渐暗了下来。陈锦念嗅到了空气中紧张的味道。她试图转动身体，可是四只手像是铁钳一样夹住了双肩。

“你们干什么呀？”一张嘴就带出了哭腔。

黎朵朵扬起了高傲的下巴：“你喜欢堂兴圣？”

“怎么可能？”陈锦念皱了皱眉，“我喜欢他？”

“不是么？”来不及防备，一个元气十足的耳光甩在了陈锦念的脸上，火辣辣的疼，“可是堂兴圣却不这么说。”

从小到大，从没受过这样的欺负。所以陈锦念的第一反应是想还手，一挣却发现两条胳膊都被紧紧地抓住了，一动都不能动。

委屈的眼泪就涌了上来。

“堂兴圣说什么了？”

“你还问我？你不是都跟他表白了么？”黎朵朵抱着胳膊，从鼻子里发出不轻不重的一声“哼”，那表情欠揍极了。可无奈势单力薄，陈锦念毫无还手之力，黎朵朵把脸凑了过来，狰狞着笑，“这些可都是他亲口跟我说的。”

“他放屁！”

“别啊！”黎朵朵一把扯住陈锦念的头发，“都跟人家表白了，你别不好意思承认啊。这让人家堂兴圣多没面子啊！”

“我和堂兴圣什么关系都没有，他怎么能这样随便侮辱人呢？”陈锦念急得大声嚷嚷起来。

“我看你是巴不得被他‘侮辱’一下吧？”黎朵朵抓住头发的手用力一扯，陈

锦念尖锐的叫声立刻响起。“怎么样？很疼吧？”

“你喜欢堂兴圣？”陈锦念白着一张脸问黎朵朵。

旁边的女生帮腔地说着：“我们家朵朵跟堂兴圣多配啊，往一起一站，那就跟从漫画里走出来的一样，要不是你这个小蹄子掺和进来，堂兴圣怎么会拒绝我们家朵朵的表白呢。”

陈锦念顿时明白了事情的来龙去脉。

甚至有些想笑，自己怎么就这么悲惨地掉进了这个可恶的漩涡。就像是一个在大街上走着走着的人突然被人在身后插了一把刀，要不是刚才扭着她胳膊的女生多嘴说了这一句，她连自己怎么死的都不清楚。

“你放心，我不会和堂兴圣谈恋爱的。”

“呐，陈锦念，你记得你说的这句话。”黎朵朵冷冷地笑了一下，“要不然，我要你死得好看！”然后她挥了挥手招呼着其他三个人，“我们走！”

黎朵朵她们四个人的身影消失在胡同尽头的时候，陈锦念蹲下身来，捡起掉在地上的书包。而一个骑着单车的少年一路摇着车铃正朝这边骑过来。

“借下光啦！”大呼小叫着来到了近前，却无奈胡同太狭窄以至于不得不停下来，从车上跳下来的少年明显有些生气，“你这人怎么这样啊！”

“我怎样了？”突然拔高的声音叫男生吓了一跳。

一张脸凑过来：“不会吧？你哭了。”

“不关你的事。”

“这你也能哭。”男生笑嘻嘻地搔了搔后脑勺，“女生还真是麻烦。”

“你走开啊！”

“你不让道我怎么走开啊？”男生一副无赖的口吻。

陈锦念把书包背好朝前走去。

男生则慢吞吞地蹬着车跟在身后：“喂——你跟我说，黎朵朵她们刚才是

不是找你麻烦了？”

“不关你的事。”

“怎么说我们也是同学啊！”男生搔了搔后脑勺，“你也知道我这人最爱打抱不平了。她们把你怎么了，是不是因为堂兴圣？你说——”

“你哪来那么多废话？”陈锦念急得冲男生直跺脚，“你不嫌烦我都烦了啊！”

“你这人怎么这样啊。”沈哲把车子用力一蹬，越到陈锦念的前边去，“喂。你别哭了。哭花了脸很丑的，再说了，我会对你负责的！”

“滚！”

“得，我滚，我滚还不行么？”男生弓下身体用力地踩下踏板，突然想起来什么似的回过头来说，“早点回家吧。女生一个人走夜路不安全的！万一遇上色狼可了不得啊。”

暮色里少年的身影渐渐消失之后，陈锦念的眼泪又一次吧嗒吧嗒地掉下来。

[三]

在冗长的数学课结束之后，陈锦念走到了堂兴圣的书桌前。

“你出来一下。”

其实就算再多挨黎朵朵两个巴掌也无所谓，关键是和堂兴圣传出了不清不白的绯闻，这对陈锦念来说，简直是奇耻大辱。

“你说我跑去跟你表白？”走廊上人来人往。不远处站着黎朵朵。

男生抬头朝远处看了一下：“呃。”

“‘呃’是什么意思？”陈锦念焦急地求证着，“你是承认了？”

“黎朵朵很黏人的，而且我——”男生一脸的平静。

“所以你就说咱们俩谈恋爱了？”陈锦念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自己这么平白无故地被拖下水不说，还挨了一巴掌，她气得直跺脚，“你这个人怎么这么不要脸啊！”

“……”男生把手搭在眉毛上，“事情还真是有点麻烦。”

“你麻烦？”陈锦念扯着喉咙不管不顾地喊开了，“你知不知道你给我惹了多大的麻烦？我跟你说，以后你要是再扯上我的话，我……”

“事情都这样了。你还想怎么样？”堂兴圣很无所谓地伸了一个懒腰，“你说完了吧，那我回去了。”

陈锦念被男生这种态度彻底气坏了，全身的血液在一瞬间全都涌上头顶：“堂！兴！圣！”

“你那么大声干什么？”

“我要你还我清白。”

“其实，我……”男生抓了抓头发，“我对你还没有做过什么出格的事吧。”

男生淡淡的口气让陈锦念怀疑自己是不是听错了。等注意到男生的目光似乎是停在自己的胸上时，她感觉就像是谁在自己小小的胸腔里倒进了一杯硫酸，响着啦啦啦啦的灼伤声。攥紧的拳头忍不住抬了起来。

[四]

和堂兴圣并排站在办公室被老师训斥的时候，陈锦念有点骄傲地扬起了下巴，但眼睛还像是罩上了一层白茫茫的雾。

冷冷地泛着白光的雾，越来越浓，就要凝结成水滴，从眼睛里淌出来。

看不清对面老师的表情。

身旁男生的声音却格外清晰：“我真的没动她一根手指头，真的老师，我跟

你说这个谎干什么，再怎么着，我也不会跟女生一般见识的——”不用转过头，陈锦念都想象得到堂兴圣一脸让人讨厌的表情。

老师转向了陈锦念：“他欺负你了？”

陈锦念摇了摇头。

“那好端端的，你在走廊上跟人家吵什么架？”

“他造谣生事，诋毁我的名声。他还……”下面的话说不下去，两滴水砸在手背上，冷冰冰的。

“造谣？”

“他跟别人说我喜欢他……我喜欢他啊，我烦他还烦不过来呢！”陈锦念抬手指着一脸无辜的堂兴圣，眼泪开始像断了线的珠子一样噼里啪啦地掉下来，连说话的声音都变了，“一天到晚臭着一张脸，长得好看了不起啊，学习好了了不起啊，别以为老师在乎你、女生喜欢你，你就不知道自己是谁了。我跟你讲，堂兴圣，在我眼里，你什么都不是！”

轮到面前的老师挺不住了，一张脸白得跟纸似的：“陈锦念，同学之间有什么矛盾慢慢调节，都你这个态度的话，你们还怎么处？”

“谁跟他处啊？”陈锦念急了。

“堂兴圣他挺好的，哪得罪你了？”老师的立场也随着形势转移到男生的一边来，“你这么说话可是不讲理啊。况且，你说人家造谣也得有证据啊。”

“我还想问他要证据呢。”陈锦念瞪着男生，“你说，我什么时候跟你表白了？”

堂兴圣不慌不忙地从裤子口袋里掏出一封信来，胸有成竹地递过去说：“呐，这就是了。”

“什么？”

“你写给我的情书啊。”

先于陈锦念抢过去拜读的是对少男少女的感情充满偷窥欲的老师，逐字研读后含混不清地笑了起来：“这个事就算过去了，你们俩都回去吧。不过，陈锦念，你以后不能这么胡闹了。小心我给你送到教导处去记处分。”

“老师，我——”

却是不容分说，老师挥了挥手说：“再多说一个字，我就要给你记处分。”

就这么倒霉地在与堂兴圣的较量中败了下风，满肚子委屈的陈锦念走出门口后恨恨地说：“没看出来啊，你居然这么会算计。还捏造出一封情书来陷害我？”

“我陷害你？”堂兴圣很无奈地笑了笑，“如果你真的喜欢我，请直接说，没必要靠这种方式引起我的注意。”

“这句话应该我说才对吧？你是不是因为很喜欢我才跟黎朵朵那么说，而你刚才给老师的信，其实是黎朵朵写给你的情书。”陈锦念很为自己的缜密推理而激动，一脸期待地看向男生去求证。

堂兴圣先是怔了一下，接着半晌都说不出话。

“被我言中了吧！”陈锦念愤愤地说，“我最讨厌那种表里不一的男生！你做过的那些坏事，别以为人家不知道！”

“你什么意思？”堂兴圣生气地说。

“不用我挑明了说给你听吧。”

陈锦念离开后，一条狭长而安静的走廊上，就那么孤孤单单地站着堂兴圣，凉风从一头贴着地面吹过来，卷起了地上细小的灰尘。

[五]

很多人眼里的白马王子。

从一入学，就抓人眼球的男生。

即使套在宽大难看的运动服里，还是不能削减他的锐气和锋芒。时光精雕细琢下的尤物，像是一块微微泛着光的宝石，让女生欢喜，让男生嫉妒。就是这样的堂兴圣，始终冷着脸，除了亲近那个活蹦乱跳的沈哲之外，几乎难得和其他人说上一两句话。

入学成绩第一名；

打得一手好篮球；

刚一入学就被调进了学生会；

课桌里经常会掉出女生趁他不在时塞进去的情书；

而收到情书之后总会不声不响地把情书放在书包里，无论接受还是拒绝，从不张扬。

如果没有之前遇见的那件事，那么，陈锦念或许也会理所当然地认为堂兴圣是这样释放光芒和让人景仰的男生。

可是——

〔六〕

是不是所有人都有两张面孔，甚至更多。

就像电视里常常有那种变脸的演出，在一分钟之内可以变出几十张脸来。而这样的演出一旦成为了现实，还是让陈锦念这样简单通透的女生无法忍受。

人怎么可以虚伪到这个地步？

前几天电视新闻里报道的学生斗殴事件引起了学校的关注。虽然跟青耳中学没什么瓜葛。但经媒体一炒，立刻成为近段时间全城关注的话题。据说